



朱子大全卷之三十二

書注張呂劉問答

答張敬夫論中庸說

爲飛魚躍注中引程子說蓋前面說得文義已極分明恐人只如此容易領略便過故引此語使讀者如此更加涵泳又恐枝葉太盛則人不復知有本根妄意穿穴別生病痛故引而不盡使讀者但知此意而別無走作則只得將訓詁就本文上致思自然不起狂妄意思當時於此詳略之間其慮之亦審矣今欲盡去又似私憂過計懲蕪蕪雖救得狂妄一邊病痛及沒却程子指示眼目要切處尤不便也

前知之義經文自說禎祥妖孽著龜四体解中又引執玉
高卑之事以明四体之說則其所謂前知者乃以朕兆之
萌知之蓋事幾至此已自昭晰但須是誠明照徹乃能察
之其與異端性誕之說自不嫌於同矣程子所說用與不
用似因異端自謂前知而言其曰不如不知之愈者蓋言
其不知者本不足道其知者又非能察於事理之幾微特
以偵伺於幽隱之中妄意推測而知故其知之反不如不
知之愈因引釋子之言以見其徒稍有識者已不肯為皆
所以甚言其不足道而深絕之非以不用者為可取也今
來喻發明固以為異端必用而後知不用則不知惟至誠
則理不可揜故不用而自知是乃所謂天道者此義精矣

然不用之云實生於程子所言之嫌而程子之言初不謂
此引以為說恐反惑人且以此而論至誠異端之不同又
不若注中指事而言尤明白而直截也

切磋琢磨但以今日工人制器次第考之便可見切者以
刀或鋸裁截骨角使成形質鑿則或鑿或盪使之平治也
琢者以推擊鑿鑄刻玉石使成形質磨則磨以沙石使之
平治也蓋骨角柔韌不容琢磨玉石堅硬不通切磋故各
隨其宜以攻治之而其功夫次第從粗入細又如此雖古
今沿習或有不同然物有定理恐亦無以相遠也故古注
舊說雖與此異然其以切磋為治骨角琢磨為治玉石亦
未嘗亂但不當分四者各為一事而不相因耳豈亦有所

傳授而小失之與來喻欲以四者皆為治玉石之事而謂
切為切其璞琢為琢其形此為傳文協矣然切其璞而琢
其形則不必遽磋磋之既平而復加椎鑿則滑淨之上却
生履痕與木磋何異竊恐古人知能創物不應如此之迂
拙重複也蓋古人引詩往往略取大意初不甚拘文義故
於此兩句但取其相因之意而不細分其物若細分之則
以切琢為道亨磋磨為自脩如論語之以切琢比無諂無
驕磋磨比樂與好礼乃為穩帖今既不同亦不必疆為之
說但識其大意可也况經傳中此等非一若不寬著意思
緩緩消詳則字字相梗亦無時而可通矣

荅張敬夫

諸論一一具悉比來同志雖不為無人然更事既多殊
此道之孤無可告語居常鬱鬱但每奉教喻輒為心開目
明耳子澄所引馬范出處渠輩正坐立志不疆而聞見駁
雜胷中似此等草木太多每得一事可借以自便即遂據
之以為定論所以緩急不得力耳近來尤甚援引亨者大
是難事蓋不博則孤陋而無徵欲其博則又有此等駁雜
之患况其才質又有高下皆非可以一格而例告之自非
在我者充足有餘而又深識幾會亦何易當此責耶周君
恨未之識大率亨者須更令廣讀經史乃有可據之地然
又非先識得一箇義理蹊徑則亦不能讀正惟此處為難
耳建康連得書規撫只如舊日前日與之書有兩語云憂

勞惻怛雖盡於繹寡孤獨之情而未有以為本根長久之計功勳名譽雖播於兒童走卒之口而未有以喻乎賢士大夫之心此語頗似著題未知渠以為如何然亦只說得到此過此尤難言也尋常戲謂佛氏有所謂大心眾生者今世絕未之見凡今之人營私自便得少為足種種病痛正坐心不大耳子重語前書已及之所言雖未快然比來眾人已皆出其下矣交戰雜好之說誠為切至之論吾輩所當朝夕自點檢也誠之久不得書如彼才質誠欠追琢之功恨相去遠無所效力也陳唐敬者舊十餘年前聞其為人每恨未之識此等人亦可惜沈理遠郡計其年當不下五六十矣吳傲者聞對語亦能不苟不易不易此等人

材與溫良博雅之士世間不患無之所恨未見前所謂大心眾生者莫能揔其所長而用之耳寄示書籍石刻感感近作濂溪書堂記曾見之否謾內一本發明天命之意粗為有功但恨未及所謂不謂命者缺却下一截意思耳此亦是玩理不熟故臨時收拾不上如此非小病可惧也幸記刻就幸早寄及只作兩石不太大否近思筆業三段及橫渠語一段并錄呈幸付彼中舊官屬正之或更得數字說破增添之意尤佳蓋閩浙本流行已廣恐見者疑其不同兼又可見長者留意此書之意尤幸者之幸也中庸章句只如舊本已如所戒矣近更看得數處穩實尤竟日前功夫未免好高之弊也通監綱目近再脩至漢晉間條例

稍率今亦謾錄數項上呈但近年衰悴目昏灯下全省小
字不得甚欲及早條纂成書而多事分奪無力謄寫未知
何時可得脫彙束教耳

答張敬夫

誨諭曲折數條始皆不能無疑既而思之則或疑或信而
不能相通近深思之乃知只是一處不透所以觸處窒碍
雖或者索疆通終是不該貫偶知見得所以然者輒具陳
之以下是否太抵日前所見累書所陳者只是籠侗地見
得箇大本達道底影像便執認以為是了却於致中和一
句全不曾入思議所以累蒙教告以求仁之為急而自竟
殊無二脚下功夫處蓋只見得箇直截根源傾湫倒海

氣象日間但竟為大化所驅如在洪濤巨浪之中不容少
頃停泊蓋其所見一向如是以故應事接物但竟粗厲
勇果增倍於前而寬裕雍容之氣略無毫髮雖病而之而
不知其所自來也而今而後乃知浩浩大化之中一家自
有一箇安宅正是自家安身立命主宰知竟處所以立大
本行達道之樞要所謂体用一源顯微無間者乃在於此
而前此方徃方來之說正是手忙足亂無著身處道迹求
遠乃至於是亦可笑矣正蒙可疑處以熹觀之亦只是一
病如定性則欲其不累於外物論至靜則以識知為客感
語聖人則以為因問而後有知是皆一病而已復見天地
心之說熹則以為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雖氣有闡辟物

有盈虛而天地之心則亘古亘今未始有毫釐之間斷也故陽極於外而復生於內聖人以為於此可以見天地之心焉蓋其復者氣也其所以復者則有自來矣向非天地之心生生不息則陽之極也一絕而不復續矣尚何以復生於內而為闔闢之無窮乎此則所論動之端者乃一陽之所以動非徒指天一陽之已動者而為言也夜氣固未可謂之天地心然正是氣之復處苟求其故則亦可以見天地之心矣

答張敬夫

前書所稟寂然未發之旨良心發見之端自以為有小異於疇昔偏滯之見但其間語病尚多未為精切比遣書後

累日潛玩其於實体似益精明因復取凡聖賢之書以及近世諸老先生之遺語讀而驗之則又無一不合蓋平日所疑而未白者今皆不待安排往往自見洒落處始籍自信以為天下之理其果在是而致知格物居敬精義之功自是其所施之矣聖賢方策豈欺我哉蓋通天下只是一箇天機活物流行發用無間容息據其已發者而指其未發者則已發者人心而凡未發者皆其性也亦無一物而不備矣夫豈別有一物拘於一時限於一處而名之哉即夫日用之間渾然全体如川流之不息天運之不穷耳此所以体用精粗動靜本末洞然無一毫之間而為飛魚躍觸處朗然也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必有事焉

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從前是做多少安排沒頓著處
今竟得如水到船浮解維正拖而沿洄上下惟意所適矣
豈不易哉始信明道所謂未嘗致纖毫之力者真不浪語
而此一段事程門先達惟上蔡謝公所見透徹無隔礙處
自餘雖不敢妄有指議然味其言亦可見矣近范伯崇來
自邵武相與講此甚詳亦嘆以為得未曾有而悟前此用
心之左且以為雖先亮發明指示不為不切而私意汨漂
不見頭緒向非老兄抽關啓鍵直發其私誨諭諄諄不以
愚昧而捨置之何以得此其何感幸如之區區筆舌蓋不
足以為謝也但未知自高明觀之復以為如何尔孟子諸
說始者猶有詛語疑欲一二條陳以請今復觀之恍然不

知所以為疑矣但性不可以善惡名此一義熹終疑之蓋
善者無惡之名夫其所以有好有惡者特以好善而惡惡
耳初安有不善哉然則名之以善又何不可之有今推有
好有惡者為性而以好惡以理者為善則是性外有理而
疑於二矣知言於此雖嘗著語然恐孟子之言本自渾然
不須更分裂破也知言雖云尔然亦曰粹然天地之心道
義完具此不謂之善何以名之哉能勿喪此則無所適不
為善矣以此觀之不可以善惡名大似多却此一轉語此
愚之所以反覆致疑而不敢已也

問張敬夫

心具衆理变化感通生生不穷故謂之易此其所以能開

物成務而冒天下也。圓神方知變易二者缺一則用不妙。用不妙則心有所蔽而明不遍照。洗心正謂其無蔽而光明耳。非有所加益也。寂然之中衆理必具而無朕可名其密之謂欤。必有怵惕惻隱之心。此心之宰而情之動也。如此立語如何。

問張敬夫

熹謂感於物者心也。其動者情也。情根乎性而宰乎心。心為之宰則其動也無不中節矣。何人欲之有惟心不宰而情自動是以流於人欲而每不得其正也。然則天理人欲之判中節不中節之分特在乎心之宰與不宰而非情能病之亦已明矣。蓋雖曰中節然亦情也。但其所以中節

者乃心尔。今夫乍見孺子入井此心之感也。必有怵惕惻隱之心。此情之動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者心不宰而情之失其正也。怵惕惻隱乃仁之端。又可以其情之動而遽謂之人欲乎。大抵未感物時心雖為已發然苗裔發見却未嘗不在動處。必舍是而別求却恐無下功處也。所疑如此。未審尊意如何。

問張敬夫

遺書有言人心私欲道心天理熹疑私欲二字太重。近思得之乃識其意。蓋心一也。自其天理備具隨處發見而言則謂之道心。自其有所營為謀慮而言則謂之人心。夫營為謀慮非皆不善也。便謂之私欲者。蓋只一豪釐不從天

理上自然發出便是私欲所以要得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忘勿助長只要沒這些計較全体是天理流行即人心而識道心也故又以爲魚飛躍明之先竟之爲後人也可謂切至矣此語如何更乞裁喻答云此近思却與來喻頗同要當於存亡出入中識得惟敬之体識得則道心初豈外是不識只爲人心也然須實見方得不識如何

問張敬夫

熹謂存亡出入固人心也而惟敬之本体亦未嘗加益雖舍而亡然未嘗少損雖曰出入無時未嘗不卓然乎日用之間而不可掩也若於此識得則道心之微初不外此不識則人心而已矣蓋人心固異道心又不可作兩物看不可於兩處求也不審尊意以謂然否

答張敬夫

人心私欲之說如來教所改字極善本語之失亦是所謂本原未明了之病非一句一義見不到也但愚意猶疑向來妄論引必有事之語亦未的當蓋舜禹授受之際所以謂人心私欲者非若衆人所謂私欲者也但微有一毫把捉底意思則雖云本是道心之發然終未離人心之境所謂動以人則有妄顏子之有不善正在此間者是也既曰有妄則非私欲而何須是都無此意思自然從容中道才方純是道心也必有事焉却是見得此理而存養下功夫與所謂純是道心者蓋有間矣然既察本原則自此可加

精一之功而進天純耳中間既有次第也惟精惟一亦未
離夫人心特須如此克尽私欲全復天理倘不由此則終
無可至之理耳

答張敬夫問目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性則知天矣心体廓然初
無限量惟其梏於形器之私是以有所蔽而不及人能克
已之私以穷天理至於一旦脫然私意剥落則廓然之体
無復一毫之蔽而天下之理遠近精粗隨所擴充無不通
達性之所以為性天之所以為天蓋不離此而一以貫之
無次序之可言矣孔子謂天下歸仁者正此意也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心性皆天之所以與我者不

能存養而梏亡之則非所以事天也夫心主乎性者也敬
以存之則性得其養而無所害矣此君子之所以奉順乎
天蓋能尽其心而終之之事顏冉所以請事斯語之意也
然孝者將以求尽其心亦未有不由此而入者故敬者孝
之終始所謂徹上徹下之道但其意味淺深有不同尔
歿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云歿與夭同夫夭壽
之不齊蓋氣之所稟有不同者不以悅戚二其心而惟脩
身以俟之則天之正命自我而立而氣稟之短長非所論
矣愚謂尽心者私智不萌萬理洞貫斂之而無所不具擴
之而無所不通之謂也孝至於此則知性之為德無所不
該而天之為天者不外是矣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

已事者事此而已生死不異其心而脩身以俟其正則不
拘乎氣稟之偏而天之正命自我立矣

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孟子引
告子之言以告丑明告子所以不動其心術如此告子之
意以為言語之失當直求之於言而不足以動吾之心念
慮之失當直求之於心而不必更求之於氣蓋其天資剛
勁有過人者力能堅忍固執以守其一偏之見所以卒雖
不正而能先孟子以不動心也觀其論性數章理屈詞窮
則屢變其說以取勝終不能從容反覆審思明辨因其所
言之失而反之於心以求至當之歸此其不得於言而不
求諸心之驗也

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孟子既
引告子之言而論其得失如此夫心之不正未必皆氣使
之故勿求於氣未為甚失至言之不當未有不出於心者
而曰勿求於心則有所不可矣伊川先生曰人必有仁義
之心然後有仁義之氣粹然達於外所以不得於心勿求
於氣可也又曰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蓋不知義在內
也皆此意也然以下文觀之氣亦能反動其心則勿求於
氣之說未為盡善但心動氣之時多氣動心之時少故孟
子取其彼善於此而已凡曰可者皆僅可而未盡之詞也
至於言則雖發乎口而實出於心內有蔽陷離窮之病則
外有詖淫邪遁之失不得於言而每求諸心則其察理日

益精矣孟子所以知言養氣以為不動心之本者用此道也而告子反之是徒見言之發於外而不知其出於中亦義外之意也其害理深矣故孟子斷然以為不可於此可見告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孟子而亦豈能終不動者哉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此是就人身上指出此理充塞處最為親切若於此見得即萬物一体更無內外之別若見不得却去腔子外尋不見即莽莽蕩蕩無交涉矣陳經正云我見天地萬物皆我之性不復知我身之所為我矣伊川先生曰它人食飽公無餒乎正是說破此病知言亦云羅氏以虛空沙界為己身而不敬其父母所生之身亦是說此病也

仲尼為孝舊說得太高詳味文意文武之道只指先王之禮樂刑政教化文章而已故特言文武而又以未墜於地言之若論道體則不容為此立言矣但向來貪箇意思將此一句都瞞過了李光祖雖欲曲為之說然終費氣力似不若西平放下意味深長也但聖人所以能無不孝無不師而一以貫之便有一箇生而知之底本領不然則便只是近世博雜之孝而非所以為孔子故子貢之對雖有遜詞然其推尊之意亦不得而隱矣

寂感之說甚佳然愚意都是要從根本上說來言其有此故能如此亦似不可偏廢但為字下不著耳今欲易之云有中有和所以能寂感而惟寂惟感所以為中和也如何

夫易何為者也止以斷天下之疑此言易之書其用如此是故著之德止不殺者夫此言聖人所以作易之本也著動卦靜而爻之變易無窮未畫之前此理已具於聖人之心矣然物之未感則寂然不動而無朕兆之可名及其出而應物則憂以天下而所謂圓神方智者各處於功用之實矣聰明睿智神武不殺言其体用之妙也是故明於天之道止以前民用此言作易之事也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此言用易之事也齋戒敬也聖人無一時一事而不敬此特因卜筮而言尤見其精誠之至如孔子所慎齋戰疾之意也湛然純一之謂齋肅然警惕之謂戒玩此則知所以神明其德之意也

乾坤其易之蘊耶止乾坤或幾乎息矣自易道統体而言則乾陽坤陰一動一靜乃其蘊也自乾坤成列而觀之則易之為道又不在乾坤之外惟不在外故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然易不可見則乾自乾坤自坤故又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孝而說此篇名也取篇首兩字為別初無意義但孝之為義則讀此書者不可以不先講也夫孝也者以此義言之則已之未知未能而曉夫心之能之之謂也以事理言之則凡未至而求至者皆謂之孝雖稼圃射御之微亦曰孝配其事而名之也而此獨專之則所謂孝者果何孝也蓋始乎為士者所以孝而至乎聖人之事伊川先生所謂儒

者之孝是也蓋伊川先生之意曰今之孝者有三詞章之
孝也訓詁之孝也儒者之孝也欲通道則舍儒者之孝不
可尹侍講所謂孝者所以孝為人也孝而至於聖人亦不
過盡為入之道而已此皆切要之言也夫子之所志顏子
之所孝子思孟子之所傳皆是孝也翼精純及在此書而
此篇所明又孝之本故孝者不可以不尽心焉
哭則不歌一日之中或哭或歌是臻於禮容范曰哀樂不
可以無常無常非所以養心也哭與歌不同曰不惟恤人
亦所以自養也尹曰于此見聖人忠厚之心也
不圖為樂之至於斯言不意舜之為樂至於如此之美使
其恍然忘其身世也

慎而無礼蔥絲里反畏懼之兒絞急也

寢不尸范以為嫌惰慢之氣設於身体孫思邈言睡欲踈

養則舒引夫子寢不尸為証

君子不以紕緞飾紕玄色說文云深青揚赤色也緞絳色

飾者緣領也齋服周絳三年之喪既期而練其服以緞為

飾紅紫非正色青赤黃白黑五方之正色也綠紅碧紫驪

五方之間色也蓋以木之青克土之黃合青黃而成綠為

東方之間色以金之白克木之青合青白而成碧為西方

之間色以火之赤克金之白合赤白而成紅為南方之間

色以水之黑克火之赤合赤黑而成紫為北方之間色以

土之黃克水之黑合黃黑而成醜為中央之間色

可欲之謂善天機也非思勉之所及也今人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小人間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玩乍見字厭然字則知可欲之謂善其衆善之首萬理之先而百為之幾也欲可欲之謂善幾也聖人妙此而天也賢人明此而敬也善人由此而不知也小人舍此而不由也雖然此幾不為堯存不為桀亡其始萬物終萬物之妙也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性也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情也子思之為此言欲學者以此識得心也心也者其妙情性之德者歟

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忠也敬也立大本也感而遂

通天下之故怒也義也行達道也

定靜安三字雖分節次其實知止後皆容易進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此最是難造處多是至安處住了安而后能慮非顏子不能之去得字地位雖甚近然只是難進挽弓到臨滿時分外難開

舜好察迩言迩言淺近之言也猶所謂尋常言語也尋常言語人之所忽而舜好察之非洞見道体無精粗差別不能然也孟子曰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諸人者又曰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此皆好察迩言之實也伊川先生曰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語言至淺近事莫非義理是如此

孟子明則動矣未變也顏子動則變矣未化也有天地後此氣常運有此身後此心常發要於常運中見太極常發中見本性離常運者而求太極離常發者而求本性恐未免釋老之荒唐也

答張敬夫

道即本也

道即本也却恐文意未安蓋莫非道也而道体中又自有要約根本處非離道而別有本也如云親親仁也敬長義也此所謂本也無它達之天下也則是本既立而道生矣此則是道之與本豈常離而為二哉不知如此更有病否苟志於仁

夫幸惜自吾仁中出而俯仰無所愧怍更無打不過處此惟

仁者能之顏魯其猶病諸今以志於仁者便於仁者方是解如此亦不察乎淺深之序矣愚竊以為志

初孝有志於仁之人正當於日用之間念念精察有無打不過處若有即深懲而痛改之又從而究夫所以打不過者何自而來用力之久庶乎一旦廓然而有以知仁矣雖曰知之然亦豈能便無打不過處直是從此存養十分純熟到曾顏以上地位方是入此氣象然亦豈敢自如此擔當只是誠心恭已而天理流行自無間斷尔今說才志於仁便自如此擔當了豈復更有進步處耶又且氣象不好亦無聖賢意味正如張子韶孝經首云直指其路急策而疾趨之此何等氣象耶蓋此章惡字只是入声諸先生言

之已詳豈忽之而未嘗讀耶理之至當不容有二若以必
自己出而不蹈前人為高則是私意而已矣

橫耳所聞無非妙道

橫耳所聞乃列子之語與聖人之意相入不得聖人只言

耳順者蓋為至此渾是道理聞見之間無非至理謂之至

妙道自然不見其它雖有逆耳之言亦皆隨理水釋而初

無橫耳之意也只此便見聖人之學不異端之學不同處其辨如此只

毫髮之間也

與四時俱者無近功所以可大受而不可小知也謂它

只如此

一事之能否不足以尽君子之蘊故不可小知任天下之

重而不惧故可大受小人一才之長亦可器而使但不可

以任大事尔

民非水火不生活於仁亦然尤不可無者也然水火猶

見蹈之而死亡則全保生氣未見蹈之而死者

此段文義皆是只此一句有病不必如此過求

知仁勇聖人全体皆是非聖人所得與焉故曰夫子自

道也

道体無窮故聖人未嘗見道之有餘也然亦有勉進學者

之意焉自道恐是與道為一之意不知是否

上達下達凡百事上皆有達處惟君子就中得箇高明

底道理小人就中得箇汙下底道理

呂謂君子日進乎高明小人日究乎汙下

天下之為父子者定為子必孝為臣必忠不可易也

羅先生云只為天下無不是底父母此說得之

四体不言而喻無人說與它它自曉得

語太簡不知他指何人此亦好高之弊

強怒而行臨事時却為私利之心奪不強則無以主怒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此是理明欲尽者強怒而行求仁莫近焉此是強怒而行者

無所用耻小人機變之心勝初不知有耻故用不著它為機變之巧則文過飾非何所不至無所用耻也

禮之用和為貴禮之發用處以和為貴是禮之和猶水

之寒火之熱非有二也當時行之百姓安之後世宜之莫不見其為美也所謂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群黎百姓偏為爾德先王之道若以此為美而小大由之則有所不行蓋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知和之云云又逐末而忘本故亦不可行也

大凡老子之言與聖人之言全相入不得也雖有相似處亦雖有毫厘之差况此本不相似耶此說似亦過當禮與和是兩物相須而為用范說極好伊川和靜以小大由之一句連上句說似更分明可更詳味若如此說恐用心漸差失其正矣

先行其言一云行者不是汎而行乃行其所知之行也

但先行其言便是箇活底君子行仁言則仁自然從之
行義言則義自然從之由形声之於影響也道理自是
如此非有待而然也惟恐其不行耳

此章范謝二公說好不須過求恐失正理

見其禮而知其政子貢自說已見禮便知政聞樂便知

德禮樂正意不必是百世之王由百世之後等校百世

之王皆莫能逃吾所見吾所見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

子者宰我子貢有若到那時雖要形容孔子但各以其

所自見得孔子超出百世而孔子所以超出百世終不

能形容也

此說甚好但不知子貢敢如此自許否恐亦害理也更商

量者

一云是子貢見夫子之禮而知夫子之所以為政聞夫子

之樂而知夫子之所以為德也如知夫子之得邦家之事

也亦是子貢聞見所到也莫之能遠則吾夫子是箇規矩

準繩也

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謂必於射則不免有爭焉及求

其所以爭者則乃在乎周旋揖遜之間故其爭也君子

異乎衆人所以角力尚客氣也

此說甚好

充類至義之尽也謂之義則時措之宜無有尽也若要

充類而至如不由其道而得者便把為盜賊之類是義

到此而盡舉世無可與者殊不知聖賢權機應用無可
無不可者亦與其潔之義如象日以殺舜為事及見之
象喜亦喜義到此有何盡時

不必如此說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
也喜舊嘗為說曰充吾不穿窬之心而至於義之盡則可
自謂如此豈可緊以此責人哉諸侯之於民所取固不足
道云

答張欽夫 論仁說

天地以生物為心此語恐未安

熹竊謂此語恐未有病蓋天地之間品物萬形各有所事
惟人確然於上地墮然於下一無所為只以生物為事

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而程子亦曰天只是以生為道其
論復見天地之心又以動之端言之其理亦以明矣然所
謂以生為道者亦非謂將生來做道也凡若此類恐當且
認正意而不以文害詞焉則辨詰不煩而所論之本指得
矣

不忍之心可以包四者乎

熹謂孟子論四端自首章至孺子入井皆只是發明不忍
之心一端而已初無義禮智之心也至其下文乃云無四
者之心非人也此可見不忍之心足以包夫四端矣蓋仁
包四德故其用亦如此前說之失但不曾分得体用若謂
不忍之心不足以包四端則非也今已改正

仁專言則其體無不善而已對義禮智而言其發見則為不忍之心也大抵天地之心粹然至善而人得之故謂之仁仁之為道無一物之不體故其愛無所不周焉意詳味此言恐說仁字不著而以義禮智與不忍之心均為發見恐亦未安蓋人生而靜四德具焉曰仁曰義曰禮曰智皆根於心而未發所謂禮也性之德也及其發見則仁者惻隱義者羞惡禮者恭敬智者是非各因其體以見其本所謂情也性之發也是皆人性之所以為善者也但仁乃天地生物之心而在人者故特為衆善之長雖列於四者之目而四者不能外焉易傳所謂專言之則包四者亦是正指生物之心而言非別有包四者之仁而又別有

主一事之仁也惟是即此一事便包四者此則仁之所以為妙也今欲極言仁字而不本於此乃槩以至善目之則是但知仁之為善而不知其為善之長也却於已發見處方下愛字則是但知已發之為愛而不知未發之愛之為仁也又以不忍之心與義禮智均為發見則是但知仁之為性而不知義禮智之亦為性也又謂仁之為道無所不體而不本諸天地生物之心則是但知仁之無所不體而不知仁之所以無所不體也凡此皆愚意所未安更乞詳之復以見教

程子之所訶正謂以愛名仁者

熹按程子曰仁性也愛情也豈可便以愛為仁此正謂不

可認情為性耳非謂仁之性不發於愛之情而愛之情不本於仁之性也熹前說以愛之發對愛之理而言正分別性情之異處其意最為精密而來論每以愛名仁見病下章又云若專以愛命仁乃是指其用而遺其體言其情而略其性則其察之亦不審矣蓋所謂愛之理者是乃指其體性而言且見性情體用各有所主而不相離之妙與所謂遺體而略性者正相南北請更詳之

元之為義不專主於生

熹切詳此語恐有大病請觀諸天地而以易象文言程傳反復求之當見其意若必以此言為是則宜其不知所以為善之長之說矣此乃義理根源不容有毫厘之差竊意

高明非不知此特命辭之未善耳

孟子雖言仁者無所不愛而繼之以慈親賢之為務其差等未嘗不明

熹按仁但主愛若其等差乃義之事仁義雖不相離然其用則各有主而不可亂也若以一仁包之則義與禮智皆無所用矣而可乎哉无所不愛四字今亦改去

又論仁說

昨承開諭仁說之病似於鄙意未安即已條具請教矣再領書誨亦已具曉然大抵不出熹所請也論復因而申之謹按程子言仁本末甚備今撮其大要不過數言蓋曰仁者生之性也而愛其情也孝悌其用也公者所以體仁猶

言克已復禮為仁也孝者於前三言者可以識仁之名義
於後一言者可以知其用力之方矣今不深考其本末指
意之所在但見其分別性情之異便謂愛之與仁了無干
涉見其以公為近仁便謂直指仁體最為深切殊不知仁
乃性之德而愛之本因其性之有仁是以其情能愛義禮
性之德也義惡之本禮遜之本智知之本因性有義故情
能惡因性有禮故情能遜因性有智故情能知亦若此
但或蔽於我有之私則不能尽其体用之妙惟克已復禮
廓然大公然後此体渾念此用昭著動靜本末血脉貫通
尔程子之言意盖如此非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也此說
言之已詳今請復以兩言决之如喜之說則性發為情情
根於性未有无性之情无情之性各為一物而不相管攝
二說得失非謂公之一字便是直指仁体也
此亦同况
謂公天下而

無物我之私則其愛無不溥矣不知此兩句甚疑是直指
仁体外若以愛無不溥為仁之体則謂於以情為性之長
高明之見必不至此若以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便為仁
本則恐所謂公者漠然無情但如虛空木石雖其同体之
物尚不能有一字說著仁体須知仁是本有之性此兩句
中物
象嘗有一字說著仁体須知仁是本有之性此兩句中物
公為能体之非因公而後有也故曰公而以人由漢
故為仁細看此話却是人字裏面帶得仁字過來
以來以愛言仁之弊正為不察性情之辨而遂以情為性
尔今欲矯其弊反使仁字汎然無所归宿而性情遂至於
不相管可謂矯枉過直是亦枉而已矣其弊將使孝者終
日言仁而实未嘗識其名義且又并與天地之心性情之
德而昧焉竊謂程子之意必不如此是以敢詳陳之伏惟
采察

又論仁說

熹并讀別紙所示三條竊意高明雖已灼知舊說之非而此所論者差之毫忽之間或亦未必深察也謹復論之伏幸裁聽廣仲引孟子先知先覺以明上蔡心有知覺之說已自不倫其謂知此覺此亦未知指何為說要之大本既差勿論可也今觀所示乃直以此為仁則是以知此覺此為知仁覺仁也仁本吾心之德又將誰使知之而覺之耶若擬孟子本文則程子釋之已詳矣曰知是知此事如此也覺是覺此理當如此之理也意已分明不必更求玄妙且其意與上蔡之意亦無所干涉也上蔡所謂知覺正謂知寒暖飽飢之類尔推而至於醇酢佑神亦只是此知無別物也但所用有小大尔然此亦只是智之發用處

但惟仁者為能兼之故謂仁者心有知覺則可謂心有知覺謂之仁則不可蓋仁者心有知覺乃以仁包四者之用而言猶云仁者知所羞惡辭讓云尔若曰心有知覺謂之仁則仁之所以得名初不為此也今不究其所以得名之故乃指其所兼者便為仁体正如言仁者必有勇有德者必有言豈可遂以勇為仁言為德哉今伯逢必欲以覺為仁尊兄既非之矣至於論知覺之淺深又未免証成其說則非熹之所敢知也至於伯逢又謂上蔡之意自有精神得其精神則天地之用皆我之用矣此說甚高甚妙然既未嘗識其各義又不論其实下功處驟語其精神此所以立意愈高為說愈妙而反之於身愈無根本可據之地也

所謂天地之用即我之用殆亦其傳聞想像如此尔实未嘗到此地位也愚見如此不識高明以為如何

又論仁說

來教云夫其所以與天地萬物一体者以夫天地之心之所有是乃生生之蘊人與物所公共所謂愛之理也熹詳此數句似頗未安蓋仁只是愛之理人皆有之然人或不公則於其所當愛者反有所不愛惟公則視天地萬物皆為一体而無所不愛矣若愛之理則是自然本有之理不必為天地萬物同体而後有也熹向所呈似仁說其間不免尚有此意方欲改之而未暇來教以為不如克齋之云是也然於此却有所未察竊謂莫若將公字與仁字且各

作一字着得分明然後却看中間兩字相近處之為親切也若遽混而言之乃是程子所以訶以公便為仁之失此毫釐間正當子細也又看仁字當并義禮智字看然後界限分明見得端的今舍彼三者而獨論仁字所以多說而易差也又謂体用一源內外一致為仁之妙此亦未安蓋義之有着惡禮之有恭敬智之有是非皆內外一致非獨仁為然也不審高明以為如何

答欽夫仁疑問

仁而不佞章

說云仁則時然後言疑此句只說得義字不知其仁也章

說云仁之義未易可及不可以如是斷若有及則非所以為仁矣又曰仁道無窮不可以是斷此數句恐有病蓋欲極其廣大而無所歸宿似非知仁者之言也

未知焉得仁章

此章之說似只說得智字

井有仁焉章

此章之說似亦只說得智字

克已復禮為仁章

說云由乎中制乎外按程集此誤兩字而應乎外又

云斯道也果思慮言語之可及乎詳此句意是欲發明

要躬行之意然言之不明反若極其玄妙務欲使人曉

不得將啓望空揣摸之病矣四見吳才老說此章云近世

學者以此二語為微妙隱奧聖人有不傳之妙必深思默

造而後得之此雖一偏之論然亦吾黨好談玄妙有以啓

之也此言之失恐復墮此不可不察

必世而後仁章

說云使民皆由吾仁如此則仁乃一己之私而非人所同

得矣

樊遲問仁章

說云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仁其在是矣又云要須從

事之久功夫不可間斷恐須先說後事之久功夫不可間

斷然後仁在其中如此所言却似顛倒也

仁者必有勇章

說云於其所當然者自不可禦又云固有勇而未必中節也者故不必有仁此似只說得真字

未有人而仁者也章

說云惟其真然莫養皆為不仁而已矣此又以養為仁之病

殺身成仁章

說云是果何故哉亦曰理之所會全吾性而已欲全吾性而後殺身便是有為而為之且以全性兩字言仁似亦未

知及仁守章

說云如以愛為仁而不明仁之所以愛此語蓋未盡

宰我問喪章

說云以為不仁者蓋以其不之察也宰我聞斯言而出其必有以悚動於中矣據此似以察知悚動為仁又似前說真然莫養之意

殷有三仁章

說云三人皆處之及道皆全其性命之情以成其身故謂之仁又云可以見三子之所宜處矣此似只說得義字又

博學而篤志章

明道云孝者要思得之說云蓋不可以思慮臆度也按此

語與明道正相反又有談談玄妙之病前所論不知其仁克已復禮處與此正相類大抵思慮言語躬行各是一事皆不可廢但欲實到雖躬行非是道理全不可思量不可講說也然今又不說要在躬行之意而但言不可以言語思慮得則是相率而入於禪者之門矣

以上更望詳考之復以見教又劉子澄前日過此說高安所刊太極說見今印造近亦有在延平見之者不知尊兄以其書為如何如有未安恐須且收藏之以俟考訂而後出之也言仁之書恐亦當且住印俟更討論如何

答欽夫仁說

仁說明白簡當非淺陋所及但言性而不及情又不言心貫性情之意似只以性對心若只以性對心即下文所引孟子仁人心也與上文許多說話似若相戾更乞詳之又曰已私既克則廓然大公與天地万物血脉貫通愛之理得於內而其用形於外天地之間無一物之非吾仁矣此亦其理之本具於吾性者而非疆為之也此數句蓋已私既克則廓然大公皇皇四達而仁之體無所蔽矣天理無蔽則天地万物血脉貫通而仁之用無不周矣然則所謂愛之理者乃吾本性之所有特以廓然大公而後在非因廓然大公而後有也以血脉貫通而後達非以血脉貫通而後存也今此數句有少差更乞詳之愛之之理便

是若無天地万物此理亦有虧欠如此識得仁體然後
天地万物血脉貫通而用無不周者可得而言矣蓋此理
本甚約今便將天地萬物夾雜說却鶻突了夫子荅子貢
博施濟眾之問正如此也更以復見天地之心之說觀之
亦可見蓋一陽復處便是天地之心完全自足非有待於
外也又如濂溪所云與自家意思一般者若如今說便只
說得一般兩字而所謂自家意思者却如何見得耶
又云視天下無一物之非仁此亦可疑蓋謂視天下無一
物不在吾仁中則可謂物皆吾仁則不可蓋物自是物仁
自是心如何視物為心耶又云此亦其理之本具於吾性
者而非強為之也詳此蓋欲發明仁不待公而後有之意

而語脉中失之要之視天下無一物非仁與此句似皆刺
語並乞詳之如何

答張欽夫

諸說例家印可而未發之旨又其樞要既無異論何慰如
之然此觀舊說却竟無甚綱領因復体察得見此理須以
心為主而論之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皆有條而不紊矣
然人之一身知覺運用莫非心之所為則心者固所以主
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也然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
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是乃心之所以
為体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
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謂和是乃心之所以為用感而

遂通者也然性之靜也而不能不動情之動也而少有節焉是則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貫徹而体用未始相離者也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人雖欲仁而或不敬則無以致求仁之功蓋心主乎一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是以君子之於敬亦無動靜語默而不用其力焉未發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是敬也又常行於省察之間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竟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察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良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入也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以寂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動中之靜是以感而未常不寂寂而常感感而常

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無一息之不仁也然則君子之所以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在此而已蓋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心也仁則心之道而微則心之貞也此徹上徹下之道聖孝之本統明乎此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可一言而尽矣熹向來之說固未及此而采喻曲折雖多所發明然於提綱振領處似亦有未盡又如所謂學者先須察識端倪之發然後可加存養之功則熹於此不能無疑蓋發處固當察識但人自有未發時此處便合存養豈可以待發而後察察而後存耶且從及不曾在存養便欲隨事察識猶恐浩浩茫茫無下手處而豪華之

差千里之繆將有不可勝言者此程子所以每言孟子才高孝之無可依據人須是學顏子之學則入聖人為近有

用力處其微意亦可見矣且如洒掃應對進退此存養之事也不知孝者將先於此而後察之耶抑將先察識而後存養也以此觀之則用力之先後判然可觀矣來教又謂動中涵靜所謂復見天地之心亦所未喻熹前以復為靜中之動者蓋觀卦象便自可見而伊川先生之意似亦如此來教又謂言靜則溺於虛無此固所當深慮然此二字如佛老之論則誠有此患若以天理觀之則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能無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但見得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間斷之意則雖下靜字元非死物至靜之中蓋有動之端焉是乃所以見天地之心者而先王之所以至日閉關蓋當此之時

則安靜以養乎此爾固非遠事絕物閉目兀坐而偏於靜之謂但未接物時便有敬以主乎其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而所以察之者益精明爾伊川先生所謂却於已發之際觀之者正謂未發則只有存養而已發則方有可觀也周子之言主靜乃就中正仁義而言以正對中則中為重以義配仁則仁為本爾非四者之外別有主靜一段事也來教又謂熹言以靜為本不若遂言以敬為本此固然也然敬字工夫通貫動靜而必以靜為本故熹向來輒有是語今若遠易為敬雖若完全然却不見敬之所施有先有後則亦未得為諦當也至加來教所謂要須寒失動以見靜之所存靜以涵動之所本動靜相須体用不離而後

爲無滲漏也此數句卓然意語俱到謹以書之座右出入
觀省然上兩句得序似未甚安意謂易而置之必有可行
之實不審尊意以爲如何

文公先生朱子大全三十二卷

朱公先生朱子大全卷第三十三

書

江張呂劉問答

答呂伯恭

三山之別闊焉累年跼伏窮山不復得通左右之間而親
友自北來者無人不能道盛德足以慰瞻仰也比日冬寒
伏惟侍奉吉慶尊候萬福熹不自知其學之未能自信冒
昧此來宜為有識者鄙棄而老兄不忘一日之雅念之過
厚昨日韓文出示家信見及枉誨甚勤不知所以得此顧
無以堪之三復愧汗無所容措區區已審察一兩日當得
對恐未能無負所以見期之意而心欲一見面論肺腑不
知如何可得自度恐非能久於此者故專裁此以謝盛意

并致下懷餘惟進德自愛為禱

答呂伯恭

前日因還人上狀不審達否暑氣浸劇伏惟道養有相尊
候萬福易傳六冊今作書託劉衢州達左右此書今數處
有本但皆不甚精此本雖正稍精矣須更得一言喻書肆
令子細依此謄寫勘覆數四為佳曲折數條別紙具之或
老兄能自為一讀尤善也前書所稟語錄渠若欲之令來
取尤幸近出道學衰息售偽假真之說肆行而莫之禁比
見發中所刻無垢日新之書尤誕幻無根甚可恠也已事
未明無力可救但竊恐懼而已不知老兄以為如何因書
幸語及前此附便所予書至今未拜領也未即承教萬望

以時為道加重

答呂伯恭

即中文伏惟安問日至熹近亦領賜書即已附便拜答今
有表兄一書煩為附的便有報章只託漕臺遞下建陽可
也右司韓文因見為道區區幸幸昨承惠教便遽不及拜
狀趙卿所刻尹論甚精鄙意却於跋語有疑不知趙守曾
扣其說否蓋尹公本是告君之言今跋但以誨人為說恐
不類耳又云伊川出易說七十餘家不知伊川教人果如
此周濂否語次試為扣之為幸謹嚴之誨敬聞命矣但以
是心至者無拒而不受之理極知其間氣質無不偏駁然
亦未嘗不痛箴警之庶幾不負友朋之責却聞門下多得

文士之有時名者其議論乖僻流聞四方大為學者心術之害使人憂歎不自已不知亦嘗適其邪偽否又欲奉聞復忘記今輒布之然其曲折非面莫能究也

答呂伯恭

竊承進學之意甚篤深所望於左右至於見屬過勤則非區區淺陋所堪然不敢不竭所聞以塞厚意熹舊讀程子之書有年矣而不得其要比因講究中庸首章之指乃知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者兩言雖約其實入德之門無踰於此方竊洗心以事斯語而未有得也不敢自外輒以為獻以左右之明尊而行之不為異端荒虛浮誕之談所遷惑不為世俗卑近苟簡之論所拘牽加以歲月

久而不舍竊意其將高明光大不可量矣承喻所疑為賜甚厚所未安者別紙求教然其大槩則有可以一言奉者其病在乎畧知道體之渾然無所不具而不知渾然無所不具之中精粗本末賓主內外蓋有不可以豪髮差者是以其言常喜合而惡離却不知雖文理密察縷析毫分而初不害乎其本体之渾然也往年見注文舉張子韶語明道至誠無內外之句以為至誠二字有病不若只下箇中字大抵近世一種似是而非之說皆是此箇意見惟恐說得不鶻突真是謾人自謾誤人自誤士大夫無意於孝則恬不知竄有志於孝則必入於此此熹之所以深憂永嘆不量輕弱而極力以排之雖以得罪於當世而不敢辭也

注中改字兩說皆有之蓋其初正是失於契勘凡例後來却因注文之說更欲正名以破其惑耳然謂之因激增怒則不可且如孟子平時論楊墨亦平平耳及公都子一為好辯之問則遂極言之以至於禽獸蓋彼之惑既愈深則此之辯當愈方其禽縱低昂自有准則蓋亦不期然而然禽獸之云乃其分內非因激而增之也來教又謂吾道無對不當與世俗較勝負此說美則美矣而亦非鄙意之所安也夫道固無對者也然其中却著不得許多異端邪說直湏一一剔撥出後方曉然見得箇精明純粹底無對之道若和泥合水便只著箇無對包了竊恐此無對中却多藏得病痛也孟子言楊墨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而

大易於君子小人之際其較量勝負尤為詳密豈其未知無對之道邪蓋無對之中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陽消則陰長君子進則小人退循環無窮而初不害其為無對也况熹前說已自云非欲較兩家已往之勝負乃欲審察者今日趣向之邪正此意尤分明也康節所著漁樵對問論天地自相依附形有涯而氣無涯極有條理當時想是如此說故伊川然之今欲分明即更注此段於其下如何科率之教無益誠如所喻然謂欲以此致學者而告語之是乃釋氏所謂先以欲勾牽後令人佛智者無乃根尋直天之甚尤非淺陋之所敢聞也伊川學制固不必一二以循其跡然郡學以私試分数較計鋪啜尤為猥屑似亦

當罷之若新除已下則上說下教使先生之說不遂終廢於時乃吾伯恭之責又不特施於一州而已也

答呂伯恭

示喻曲折深所望於左右顧其間有未契處不得不極論以求至當之歸至於立彼我較勝負之嫌則熹雖甚陋豈復以此疑於左右者哉持養歛藏之誨敢不服膺然有所不得已者世衰道微邪說交作其他紛紛者固所不論而賢如吾伯恭者亦尚安於習熟見聞之地見人之詭經誣聖肆為異說而不甚以為非則如熹者誠亦何心安於獨善而不為極言覈論以曉一世之昏昏也使世有任莫責者熹亦何苦而饒饒若是耶設使顏子之時上無孔子則

彼其所以明道而採世者亦必有道決不退然安坐陋巷之中以獨善其身而已故孟子言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惟孟子見此道理如揚子雲之徒蓋未免將顏子只做箇塊然自守底好人看若近世則又甚焉其所論顏子者幾於釋老之空寂矣熹竊謂學者固當學顏子者如克己復禮不遷怒貳過不伐善施勞之類造次顛沛所不可忘但亦雖審時措之宜使体用兼舉無所偏廢乃為尽善若用有使不同則所謂体者乃是塊然死物而已豈真所謂体哉觀伊川先生十八歲時上書所論顏子武侯所以不同與上蔡論韶武異處便見聖賢之心無些私意只是畏天命循天理而已此義與近世論內脩外攘之說者亦相貫

夫吾之所以自治者雖或有所未足然豈可以是以而遂廢其討賊之心哉示喻蘇氏於吾道不能為楊墨乃唐景之流耳向見汪丈亦有此說熹竊以為此最不察天理者夫文與道果同耶異耶若道外有物則為文者可以肆意妄言而無害於道惟夫道外無物則言而一有不合於道者則於道為有害但其害有緩急深淺耳屈宋唐景之文熹舊亦嘗好之矣既而思之其言雖侈然其實不過悲愁放曠二端而已日誦此言與之俱化豈不大為心害於是屏絕不敢復觀今因左右之言又竊意其一時作於荆楚之間亦未必聞於孟子之耳也若使流傳四方學者家傳而人誦之如今蘇氏之說則為孟子者亦豈得而已哉況今

蘇氏之學上談性命下述政理其所言者非特屈宋唐景而已學者始則以其文而悅之以苟一朝之利及其既久則漸涵入骨髓不復能自解免其壞人材敗風俗蓋不少矣伯恭尚欲左右之豈其未之思邪其聚而置之唐景之列殆欲陽擠而陰手之耳向見正獻公家傳語及蘇氏直以浮薄談目之而舍人丈所著童蒙訓則極論詩文必以蘇黃為法嘗竊歎息以為若正獻滎陽可謂能惡人者而獨恨於舍人丈之微旨有所未喻也然則老兄今日之論未論其它至於家學亦可謂蔽於近而違於遠矣更願思之以求至當之歸不可自悞而復悞人也前書奉問諫公之說正疑其不能無病詳考從上聖賢以及程氏之說論

下學處莫不以正衣冠肅容貌為先蓋必如此然後心得
所存而不流於邪僻易所謂閑邪存其誠程氏所謂制之
於外所以養其中者此也但不可一向溺於儀章器數之
末矣若言所以正所以謹者乃禮之本便只是釋氏所見
徒然橫却箇所以然者在習中其實却無端的下工夫處
儒者之學正不如此更惟詳之

答呂伯恭

學校之政名存實亡徒以陷溺人心敗壞風俗不若無之
為愈聞嘗有所釐正而苟且放縱者多不悅其事亦可想
而知矣然當留意於立教厲俗之本乃為有補若課試末
流小小得失之間則亦不足深較也向見所與諸生論說

左氏之書極為詳博然遣詞命意亦頗傷巧矣其後生傳
習益以澆漓重為心術之害願亟思所以反之則學者之
幸也前書所引文理密察初看得不子細近詳考之似以
密為祕密之密察為觀察之察若果如此則似非本指也
蓋密乃細密之密察乃著察之察正謂豪釐之間一一有
分別耳故曰文理密察足以有別只是一事非相反以相
成之說也若道理合有分別便自顯然不可掩覆何必潛
形匿迹以求之然後為得邪大抵聖賢之心正大光明洞
然四達故能春生秋殺過化存神而莫知為之者學者須
識得此氣象而求之庶無差失若如世俗常情支離巧曲
瞻前顧後之不暇則又安能有此等氣象邪不審高明以

為如何

答呂伯恭

所論孟子論二子之勇處文意似未然蓋賢字只似勝字
言此二人之勇未知其孰勝但孟施舍所守得其要耳蓋
不論其勇之孰勝但論其守之孰約亦文勢之常非以為
二子各有所似而委曲回互也且二子之似曾子子夏亦
豈以其德為似之哉直以其守氣養勇之分量淺深為有
所似耳此亦非孟子之所避也大抵伯恭天資溫厚故其
論平恕委曲之意多而熹之質夫之暴悍故凡所論皆有
奮發直前之氣竊以天理揆之二者恐皆非中道但熹之
發足以自撓而傷物尤為可惡而伯恭似亦不可專以所
備為至當也無以報箴誨之益敢效其愚不審然否因來
及之幸甚幸甚欽夫書來具道近事曲折少釋憂鬱想贊
助之力為多出無疾朋來無咎大索致意此語尤切當
然想已有成規更願凡百悉重以圖萬全最是人材難全
懲其所短則遺其所長取其所長則雜其所短此須大段
子細着眼力乃可無悔吝耳

答呂伯恭

所喻閑先聖之道竊謂只當如閑刑之閑方與上下文意
貫通若作閑習意思固佳然恐非孟子意也政使必如是
說則閑習先聖之道者豈不辨析是非反復同異以為致
知格物之事若便以為務為攘斥無斂藏持養之功而不

敢為則恐其所閑習者終不免乎豪釐之差也若顏子則自不須如此所以都無此痕迹耳此事本無可疑但人自以其氣質之偏緣情立義故見得許多窒碍若大其心以天下至公之理觀之自不須如此回互費力也所論智仁勇之意則甚精密然龜山之說亦不可廢蓋以其理言之則所至雖不同而皆不可闕如左右之說是也若以其所至之地言之則仁者安之知者利之勇者強焉又自各有所主如龜山之說矣然此兩說者要之皆不可廢經緯以觀其意始足如何動靜陰陽之說竟未了然何耶豈非向來奉答者未得其要有以致賢者之疑乎此再觀之方以為病欲別為說以奉報今以來喻所引者推明之似却更

分明也夫謂人生而靜是也然其感於物者則亦豈能終不動乎今指其未發而謂之中指其全体而謂之仁則皆未離乎靜者而言之至於處物之宜謂之義處得其位謂之正則皆以感物而動之際為言矣是則安得不有陰陽体用動靜賓主之分乎故程子曰仁体義用也知義之為用而不外焉者可以語道矣世之論義者多外之不爾則混然而無別非知仁義之說者也此意極分明矣且体用之所以名政以其對待而不相離也今以靜為中正仁義之体而又謂中正仁義非靜之用不亦矛盾机捩之甚乎意者專以知覺名仁者似疑其不得為靜恐當因此更加究察所謂仁者似不專為知覺之義也

答呂伯恭

久不聞問方切懷仰得元履書乃知賢閣安人奄忽喪逝
驚愕良深伏惟伉儷義重傷悼難堪區區所願約情就禮
為君親德業千萬自重幸甚欽夫去國聞之駭然想驟失
講論之益無佳况也道遠不敢請其說然吾道之難行亦
可知矣柰何柰何因便草此奉慰不敢別具狀疏諒蒙識
察不次

國器云亡極可傷今日又聞賓之亦逝去善類凋殘甚
可慮也知言疑義再寫欲奉呈又偶之長演便且寄欽
夫處屬渠轉寄若到千萬勿示人但為指摘為幸工
夫易簡所義理難推尋而歲月如流甚可憂懼柰何柰

何

答呂伯恭

前日因便附書今既達否比日冬深氣候喧燥伏惟進德
有相尊候萬福熹去喪不死痛慕亡窮它無可言者但塵
務汨沒舊學蕪廢思得從容少資警益而不可得欽夫又
一向不得善懷想既深憂懼亦甚柰何今以舅氏之葬當
走尤溪魏應仲來墓次得以略聞動靜因其行附訊匆匆
不及究所欲言者歲晚願言為道學自重因便來時柱書
有以警策疲懦者不憚煩深所願望前書許寄條對之文
亦幸早得之也

答呂伯恭

近因元履之子附狀必達比日冬温伏惟德業有相尊候
萬福建人劉氏兄弟燭同預荐送乃翁亦以免舉試禮部
皆欲見於門下熹新阡與其居密邇兩年相從甚熟知其
耆學可教因其行復附此為先容幸與之進餘已具前書
此不縷縷幸察

答呂伯恭

便中辱書感慰信後已經新歲伏惟君子履端多納福祐
熹免喪不死無足言者去冬以舅氏之喪再走尤溪逼歲
方歸而目前俗冗事狀殊迫粹無佳思舊學益荒蕪矣向
所附呈諸說幸友覆痛箴藥之區區猶有望也立論相高
吾人固無此疑然只要得是當亦良不易耳論治固有序

然體用亦非判然各為一事無今日言此而明日言彼之
理如孟子論愛牛制產本末雖殊然亦声其說於立談之
間大抵聖賢之言隨機應物初無理事精粗之別其所以
格君心者自其精神力量有感動人處非為恐彼逆疑吾
說之迂而姑論無事之理以嘗試之也若必如此則便是
世俗較計利害之私何處更有聖賢氣象耶愚見如此更
惟精思而可否之區區之論所以每不同於左右者前後
註雖多要其歸宿只此毫釐之間講而通之將必有日矣奏
篇伏讀感發良多愚意尚恐其詞有未達者此人立俟未
暇詳叩臨書傾想無已正遠惟益進德業自愛重是所願
望

答呂伯恭

慰問之誠謹具前幅比日中夏又兩伏惟純孝感格体力
支勝熹自泉福間得侍郎中丈教誨家以契舊之故愛予
甚厚比年以來闊別雖久而書疏相繼獎厲警飭皆成德
之言感激銘佩何日敢忘區區尚冀異時得奉几杖於寂
寞之濱以畢餘誨豈謂不淑遽至於此間計悲咽不能為
懷而山居深僻無嫠女之便以故至今不能致一書以道
此懷且候左右良夜以來具寢之狀往來於心如食物之
不下也不審能亮之否左右孝誠切至何以堪此然門戶
之寄朋友之望實不為輕千萬節抑以慰遠懷人物眇然
伏紙增涕

答呂伯恭

襄奉卜吉定在何時只就嫠女否熹貧窶之甚不能致一
奠之禮又以地遠不得伏哭柩前楚愴之懷無以自見柰
何此書因趙守轉示韓丈書始得宛轉附此却託韓文致
之不知達在何時過此又復悠悠無通問處矣熹向以召
命不置欲自載一至近縣庶幾得以一見尋念無益且亦
貧甚無辨裹糧處遂復中輟見溼懇哀祈諸公倘得報聞
何幸如之所欲言者無窮此書亦未敢旁及也

答呂伯恭

便中伏奉手疏伏讀感愴不能已且審反震之久又恨不
得從執紼者之後也即日霜寒伏惟哀慕有相孝履支福

熹窮陋如昔比復遭叔母之喪憂悴之外無可言者舊學雖不敢廢然章句誦說之間亦未見一安穩處所欲相與講評反覆者非書札所能寄也示喻深知前此汗漫之非幸甚比來講究必已加詳密矣累得欽夫書亦深欲伯恭更於此用力也別紙數事求教幸一一批誨比日讀書此類甚多少冗不能詳錄當俟後便耳祭禮畧已成書欲俟之一兩年徐於其間察所未至今又遭此甚喪勢須卒哭後乃可權宜行禮考其實而修之續奉寄求訂正也因便附此復因韓文致之未由承晤千萬以時節哀為遺體自愛幸甚幸甚

答呂伯恭

專使奉教承新春以來孝履支福感慰深矣教告諄復釐策殊多離群索居其害至此良可警懼蓋初心之善未始不明但失照管即隨事汨沒不自覓耳來介市書未還偶有便人亦欲令持此書以往因復附此未暇它及先此少謝厚意言行一書亦當時草草為之其間自知尚多謬誤篇次亦無法初不成文字因看得為訂未示及為幸餘俟盛价還日別得奉問便遽草草

答呂伯恭

伏奉近告竊審已經詳祭追慕無窮尊体神相多福買茶人書尚未領當是已經徑之府中矣謝遣李徒杜門自治深為得策所造諸想日深矣恨未有承教之期為悵恨耳但

為孝子輩抄錄文字之傳太多稽其所蔽似亦有可議者
自此恐亦當少認其出也如何如何禮運以五帝之世為
大道之行三代以下為小康之世亦略有些意思此必粗
有未歷而傳者附益失其正意耳如程子論堯舜事業非
聖人不能三王之事大賢可為也恐亦微有此意但記中
分裂太甚幾以二帝三王為有二道此則有病耳胡公援
引太深誠似未察也鄙見如此高明復以為如何因便附
問草草

眷集伏惟均慶山中有委勿外熹拜問

薛湖州昨日又得書其相與之意甚勤聞其孝有用甚恨
不得一見之然似亦有好高之病至謂義理之孝不必深

窮如此則幾何而不流於異端也耶其進為甚驟亦所未
曉因書幸見告以其所自熹又拜
密菴主僧從穆近已死其徒法舟見權管幹此菴元只作
古丞莊屋如何且令看守即求一榜并帖付之恐或別有
可令住者遣來尤佳但此菴所入亦薄非復謙老之時矣
只令法舟守之亦便也

答呂伯恭

便中累辱手書伏審已經練祭哀慕如新即日溽暑孝履
支福感慰之至熹昨已作書欲遣兒子詣席下會連兩未
果行俟梅漸看如何也但此兒懶惰之甚在家讀書絕不
成倫理到彼冀親督誨或肯向前萬一只如在家時即乞

飛書一振當呼之使歸不令久奉累也仁字之說欽夫得書云已無疑矣所諭愛之理猶曰動之端生之道云尔者似頗未親蓋仁者愛之理此理字重動之端端字却輕試更以此意秤停之即無侵過用處之嫌矣如何劉博士墓誌不曾收得早錄寄幸甚欲作淵源錄一書盡載周程以來諸君子行實文字正苦未有此及永嘉諸人事跡首末因書士龍告為託其搜訪見寄也士龍相欵所論大者幸喻及一二亦甚恨無因緣得相見渠更待闕耶其改命必有以也前時湖州買茶人回曾附書不知收得否因書煩扣之并為致千萬意也菴榜已付之其僧有狀今附此便去擇之來此相聚甚樂有書納上元履春間不幸不起疾

甚可傷近方為狂得地旦夕往與謀葬也承問及之因便拜狀草草餘已具所遣兒子書矣

答呂伯恭

潘守附致所予書得聞近况感慰之深信後暑毒異常伏惟讀禮之餘孝履支福喜窮居碌碌無可言召命竟未能免近被堂帖督趣逾峻勢須一行至衢婺間恭俟罷遣或得承晤何幸如之子澄過此兩三日諸况具能言之因其行附此不復縷縷餘惟以時保衛區區至懇眷集伏惟均安此間有骭勿外兒子寓食之計似終未穩豈可終歲擾人耶幸更為處之使賓主之間可久處而不厭乃佳耳與叔度書不欲深言此但老兄以意裁之則善

矣叔度惠書觀其論說氣質良厚不易得也聞薛士龍物故可駭可歎且恨竟不識斯人也

答呂伯恭

昨以召旨之嚴不免為造朝計意經由必獲一見子澄之行草草附問已嘗及其故矣既而忽有改秩奉祠之命知彊遂退藏之願然褒寵過厚又有所不敢當者力為懇辭未知諸公頗見亮否萬一再三不如所請其將何以為計有以見教幸甚兒子久欲遣去以此擾擾未得行謹令扣師席此兒絕懶惰既不知孝又不能隨分刻苦作奉子文今不遠千里以累高明切望痛加鞭勒俾稍知自厲至於擇交游謹出入尤望垂意督察如其不可教亦幾早以見報或便遣還為荷千萬勿以形迹為嫌也賤迹如此又未有承晤之日臨風怳然惟以時節哀為道自愛

答呂伯恭

前書所諭愛仁之說甚善甚善但不知如何立言可使孝者有所况望而施涵泳玩索之功又無容易領略之弊耶因來喻及幸甚幸甚劉博士誌文得之幸甚此類文字此間所已有者旦夕錄呈切告據此以訪其所無異時成得一書亦孝者之幸也近得毗陵周教授數篇論語令兒子帶去試一讀之以為與程門諸君子孰高孰下也以一言語及為幸長沙此兩三月不得書邵武有孟子說不知所疑云何預以見告俟得本考之也然此等文字流傳太早

為害不細昨見人抄得節目一兩條已頗有可疑處不知
全書復如何若洙泗言仁則固多未合當時亦不當便令
尽版行也吾人安得數月相携於深山無人之境共出其
書一商訂之以求至當之歸乎更有數條又具別紙幸早
垂教也

答呂伯恭

方作書欲附便未行而兵子還辱書至感又得竊聞比日
秋清孝履支福至慰至慰熹賤跡且爾辭免未報為撓不
為已甚之戒甚荷愛念此非所高但坐邀礼命有所未安今
且得力辭異蒙相捨若其不獲又別相度耳若初意則直
欲力辭雖使
得罪亦无
所避也欽夫行書觀其語意亦似不以為可受也更望

審思復以見教幸甚時位之戒敢不敬承欽夫移書見戒
一二事亦類此顧恐偏蔽已甚矯革為難未知終能副朋
友所期否耳今歲紛紛蓋為初不為備率然整頓故有此
患近已預為嗣歲之備亦自不至此也周教授語解誠如
所喻愚意其篤實似尹公謹嚴過之而純熟或不及也高
明以此語為如何小兒無知仰累鞭策感愧深矣在家百
計提督但無奈其懶何今得嚴師畏友先與擊去此病庶
或可望其及人也又得叔度叔昌書兒子書中及回兵口
說何其照屬之意良厚益深愧怍偶欲入城臨行冗甚作
此附便餘俟後便也匆匆

答呂伯恭

人還承答字感慰之深比日秋高伏惟孝履支福熹碌碌
知足言者誨諭辭受之義此亦方以為撓若如來教雖可
逆避將來之患顧恐於今日義理未安耳幸更為思之因
書見告為望懇懇兒子既蒙容受感佩非常不知能應程
課入規矩否凡百更望矜念愚懇痛賜鞭策為幸之甚即
不可教亦告早以垂喻即遣還尤幸也橫渠集刊行甚善
但不知用何處本若蜀中本即所少文字尚多俟寄來看
或當補即作別集也說文此亦無好本因便已作書與劉
子和言之矣欽夫近得書寄語解數段亦頗有未合處然
比之向來收斂懇實則已多矣言仁諸說錄呈渠別寄仁
說來比亦答之并錄去有未安處幸指誨也因便致問正

還節哀自重為請

答呂伯恭

仁說近再改定比舊稍分明詳密已復錄呈矣此說固太
淺少含蓄然竊意此等名義古人之教自其小學之時已
有白直分明訓說而未有後世許多淺陋玄空上下走作
之弊故其學者亦曉然知得如此名字但是如此道理不
可不著實踐履所以聖門學者皆以求仁為務蓋皆已略
曉其名義而求實造其地位也若似今人茫然理會不得
則其所汲汲以求者乃其平生所不識之物復何所向望
愛說而知所以用其力邪故今日之言比之古人誠為淺
露然有所不得已者其實亦只是祖述伊川仁性愛情之

說但別得名義稍分界分脉絡有條理免得學者枉費心神胡亂揣摩喚東作西爾若不實不恭敬存養克己復禮之功則此說雖精亦與彼有何干涉耶故却謂此說正所以為學者向望之標準而初未嘗侵過學者用功地步明者試一思之以為如何似不必深以為疑也自己功夫與語人之法固不同然如此說却似有王氏所論高明中庸之弊也須更究其曲折畧與彼說破乃佳

答呂伯恭

昨日作書欲附便行今日忽得手示獲聞比日冬寒孝履支福既以感慰又得別紙誨諭之詳伏讀再三警發甚至其為欣荷又不自勝但所謂飽經歷真切磨者不敢當耳

區區已復詳具來教願俟益論也辭免文字附沈尹專人自七八月間去此意其已到近託人致懇廟堂求聽所請得報乃云文字未至良以為疑得子澄書乃其人更過何處取書計今必已至矣當時若知其迂回如此只發沛去自無浮沉也然部中行下建寧又云已給批書此須作嘉狀申部出給熹既不受不知此文字是如何行遣都不可曉亦不知此物今在何處杜門無事乃有此捷聞是韓又拈出前此亦未知今既如此狼狽却須得韓文出手大家收救莫令到無收拾處乃荷相念然又不欲作書彼亦未必以為誠然不知可煩老兄因書一言所以不敢受之意非出矯偽得自廟堂上辭免文字特依所乞再授元官差

監獄廟便是一箇出場也前日作書忘記及此因問之及復此怵怵千萬垂念也康節恐是打乖法門非辭受之正伊川再受西監止是叙復元官還蒞舊職又可逡巡解去即與今日事跡全不相似皆夫敢接以自比欲夫書來亦云豈可逆料後患而先泊所守之義此語亦甚直截然渠却不曾為思量如何解免得脫若只如此斯唯恐非臣子所敢安也千萬便為盡以此意達之韓丈得早為解紛幸甚幸甚夜作此書不能它及

答呂伯恭

便中辱書教慰之深信後忽忽已迫長至伏惟感時追慕何以為懷神相孝履起處萬福熹昨以叔母之葬走政

和徃返月餘今適反舍汨沒無好況它無足言者臨行寓書有所咨扣想已聞徹得早報及為幸兒子極感教誨不知近傷如何正惟懶惰不肯勤謹檢飭此為大患計必有以變化之為文稍能入律否初欲歲下令略歸今思之恐徒勞徃返不若且令留彼度歲既蒙矜念如此當不異父兄之側矣但父溷潘宅不自安耳子澄一書告為附便陸子壽聞其名甚久恨未識之子澄云其議論頗宗無垢不知今竟如何也孝者用工不實之弊誠如來誨不但學問今凡一小事才實理會便自然見道理漸漸出來也近見建陽印一小冊名精騎云出於賢者之手不知是否此書流傳恐誤後生輩讀書愈不成片段也雖是孝文恐亦當

就全篇中考其節目關鍵又諸家之格徹不同左右采獲
文勢反戾亦恐不能完粹耳因筆及之本不足深論也因
便稟此草草

答呂伯恭

便中連辱手教感慰亡喻即此歲除伏惟感時追慕神相
純孝起居支福熹碌碌如昨無所可言但懇辭既不得請
又被堂帖檢坐近降行下然觀立法之意乃有為官職之
事者設與此避過恩辭逸祿者初不相闕已復注釋此意
別作狀回申矣亦得韓文書數勉甚至却為合下見得此
一邊我理稍重未能勇從萬一果撥疑怒亦無所避之也
韓文必已開府前日臨安人回已附書致謝此便遽又當

除日百冗不暇再作也兒子蒙教督甚至奉家感激不可
言但所作大義似未入律聞亦已令專治此業甚善觀其
氣質似亦只做得孝子孝初尚恐其不成今既蒙獎誘不
知上面更能進步否此亦必待其自肯非他人所能彊也
子澄去就從容甚可喜昨聞周子充辭郡得請今又睹此
益知辭受由人而不在於時豈後能之而我不能哉若來
喻所云親切用上處誠亦至當致力想相見必熟講之矣
范伯宗云歸途亦欲請見今皆已到未耶淵源錄許為序
引甚善兩處文字告更趣之祭禮已寫納汪文處託以轉
寄不知何為至今未到然其間有節次修改處俟日夕別
錄呈求訂正也所論克已之功切中孝者空言遙度之病

然向來所論且是大綱要識得仁之名義氣味令有下落耳初不謂只用力於此便可廢置克己之功然亦不可使將克己功夫占過講習地位也中間有一書論古人小學已有如此訓釋一段其詳幸更考之然克己之誨則尤不敢不敬承也欽夫近得書別寄言仁錄來修以得稍勝前本仁說亦用中間反覆之意改定矣聞其園池增僻尺得江山之勝幸來相招屬此蹤跡未自由又鄉里饑儉未敢輕諾之也王教授來值熹入城不得相見以老兄所稱許如此甚恨未及識之耳小本易傳尚多誤字已令兒子具稟大本校仇不為不精尚亦有闕誤掃塵之喻信然能喻使改之為幸聞又刻春秋胡傳更喻使精校為佳大抵須

兩人互枕乃審耳兩人一誦一聽者如此一過又易置之橫渠集已畢未即得本早以見寄幸甚如此間程集似亦可作小本流布及版在官中終是不能廣也向議欲刊說文不知韓丈有意否試扣其說因贊成之為佳偶便附此除日百冗不能既所欲言惟千萬節哀自愛以振吾道為祝忽忽不宣

答呂伯恭

歲律更新伏惟感時追慕何以堪之神相孝思體力支勝熹此粗如昨歲前附一書於城中尋使不知達否紙尾所知婆人番開精義事不知如何此近傳聞稍的云是義烏人說者以為移書禁止亦有事故鄙意甚不欲為之又以

為此費用稍廣出於衆力今粗流行而遽有此患非獨熹
不便也試煩早為問故以一言止之渠必相聽如其不然
即有一狀煩封至沈丈處唯速為佳蓋及其為費用未多
之時止之則彼此無所傷耳熹亦欲作沈丈書又以須辭
免未獲不欲數通都下書只煩書中為道此意此幸殊竊
可笑然為貧謀食不免至此意亦可諒也正遠萬萬節哀
自重餘已具前書矣便遽草草

荅呂伯恭

自經新歲未及上問竊惟孝思有相起處支福祥禫計亦
不遠追慕想難為懷也熹屏居如昨向來辭免堂中竟用
檢會近降海行指揮行下不免再具狀懇辭矣梁公至此

相見之後始知前此請之由衷亦為言於諸公今茲之請
其必遂矣此外無致力處始復任之但惕息俟罪而已去
冬了叔母塋事又人事出入迫歲方小定開正復擾擾才
得旬日休息又以梁公遭憂不免入城弔之計又須旬日
往返加以親舊間死喪弔送奔走不暇鄉民又已整整告
飢此皆不免勞心費力殊竊曾次塵埃學業固無由進益
至於尤悔之積亦有不暇點檢者每一念之如此紛紛竟
亦何益欲舍此以求講論規誨之助而不可得則亦悵然
而已欽夫得書相招為湘中之遊以此未能行然它亦有
使人不欲前者至於老兄相去不遠亦無從相見曾中所
欲言者無窮倘有便行臨出不及拜書道中作此寄家中

令附之匆匆不及究所懷之一二若免喪之後不免復為
祿士能求一官南來否乎引領馳情尚冀節哀自愛不宣

荅呂伯恭

便還奉教感慰之深即日春和伏惟孝履支福已經祥祭
追慕何窮然俯就先王之制誠有望於賢者熹再辭未報
惕息俟命未知所以為計也承問感感循溫文字幸早畱
意寄及橫渠文集此有一寫本比此增多數篇偶為朋友
借去俟取得寄呈可作別集以補此書之闕也所喻講學
克己之功哀多益寡政得恰好此誠至論然此二事各是
一件功夫學者於此須是無所不用其極然後足自俱到
無偏倚之患若如來喻便有好仁不好學之蔽矣且中庸

言孝問思辯而後繼以力行程子於涵養進孝亦兩言之
皆未嘗以此包彼而有所偏廢也若曰講習漸明便當痛
下克己功夫以踐其實使有以真知其意味之必然不可
只如此說過則其言為無病矣昨荅敬夫言仁說中有一
二段已說破此病近看吳才老論語說論孟子吾必謂之
學矣一章與子路何必讀書之云其弊皆至於廢孝不若
行有餘力則以孝文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孝之類乃為
聖人之言也頗竒其言之有味不審高明以為如何因便
附此不尽所懷餘惟節抑餘哀千萬保重

眷集伏惟均休子約已別奉書矣兒子父累教拊孝家愧
荷不可勝言更願終賜使隨其資之高下有所成就幸甚

固不敢大望之也子澄伯崇到彼所講何事伯崇且還江西尚未到里中也叔度寄得薛士龍行狀讀之使人慨歎不已不知所著諸書嘗見之否今有書吊其家煩為致之欲求中庸大孝論語說及陰符握竒撰著本政叙凡七書不審能為致之否此委却望不外

荅呂伯恭

前月末及此月初兩附便拜狀不知達否府中轉致近教獲聞比日春晚尊候萬福感慰深矣熹屏居如昨近出展墓遂登庐山小菴在孤峯絕頂之側少留旬日奉目雲山盡數百里足以稍滌塵滯它無足言也懇辭未報若不將上則不若不枉之為愈今幸如此且尔偷安耳示喻專心

敬志之功發發昏惰為幸甚矣但年來浸益多事雖書策功夫亦不能得相接續此為可惧至於朋友亦正自難得人大抵氣習已偏而志力不彊殊未有以慰人意者門墻之下渠亦有其人乎誘接之道雖各不同要是且令於平易明白處漸加功夫時加警策而俟其自得此為正法耳弟子職女戒二書以温公家儀系之尤溪欲刻未及而漕司取去今已成書納去各一本初欲遍寄朋舊今本已尽所有只此矣如可付書肆摹刻以廣其傳亦深有補於世教或更得數語題其後尤幸也外書淵源二書頗有緒否幸早留意兒子荷教誨幸家感刻昨深慮其經義踈闊今得略有條理甚幸甚幸新茶三十夸謾到左右因便附此

草草不宣

答呂伯恭

昨已具前幅而便信差池便中又辱况書慰感亡量聞携
登入山水勝處想講學之餘日有佳趣小地亦得從行荷
意愛厚矣感刻何敢忘也所論吳才老說經之意切中其
病然在今日平心觀之却自是好語也李記深遠自得之
語初亦竄其過欲改之則已刻石不及矣以此知人心至
靈只自家不穩處便須有人點檢也李習之在唐人特然
知中庸之為至亦不可多得然其所論實本老佛之說故
特於序久發之蓋不遺其善而抑揚之間亦不為无意似
不可謂不足而略之也哀公問政以下數章本同時答問

之言而子思刪取其要以發明傳授之意鄙意正謂如此
書來未讀家語嘗疑數章文章相屬而未有以証之及讀
家語乃知所疑不謬耳天斯昭昭之多以下四條譬喻似
以天地為積而至於大者又意頗寬有碍不知當如何說
幸見教他所欲請者甚衆臨書忽忽忘之在未有面論之
日茲為恨恨耳

答呂伯恭

子約惠書已奉報矣不知何故如此猶豫前卻此不誠不
敬之本於進道中正莫大之病酒痛加治療熹書中已
極言之想從容之際亦必有以警之也吳晦叔來犇其母
之喪今日方見之能道欵夫病狀亦得欵夫書今已後常

矣晦叔亦多病癯瘁也人各有偏非兪徹克盡所不能免此誠至論佩服不敢忘也小兪无知荷教誨之意甚厚異時稍識去就不知何以為報也但久擾叔度兄弟甚不自安又聞浙東艱食恐向後道路難行令專此人去恐可遣歸即從韓丈借人送歸或尚可少留即亦唯長者之命歸未却无讀書處也熹書中已詳稟韓丈矣其去住遲速却在裁度也大孝中庸墨刻各二本子魚五十尾并以伴書幸留之它委勿外熹再拜上問

答呂伯恭

熹借易拜問台眷伏惟上下均安子約賢友不及奉狀前書所講必有定論因來幸示及兪子久累誨督春來不得

書不知為學復如何向令請問選錄古文之意不知曾語之否此與特文皆已刊行於鄙意殊未安也近年文字姦巧之弊熟矣正當以渾厚朴素矯之不當崇長此苛推波以助瀾也明者以為如何九川新孝一刻令兪子特納求教幸為一觀記文之謬千万指示也

答呂伯恭

便中連三辱書感慰无量即日庚伏酷暑伏惟禮制有終永慕何已神相尊侯動止万福熹杜門如昨辭免不遂今日已拜命矣夔夔煩懣愧荷之深前日得王漕書亦具道盛意也三釜之樂永負初心方此感愴忽又聞一表兄之喪明日當復奔赴亟遣此人喚小兪還家草布此未暇

它及此兒久荷教育幸家感德无窮今迫試期幸听其歸
異時復遺卒業終以累高明也已有書懇韓文借人更告
借以一言得早还家為幸承從人嘗至三衢汪文必甚款
所論何事因書及之喜辭免已决秋冬間无事或可出入
甚思承教但未敢預期耳正唯以時進德自重為禱不宣
熹頓首再拜上狀

聞懷玉山水甚勝若會於彼道里均矣如何

答呂伯恭

兒子歸承手書之貺感慰良深秋氣漸涼伏惟尊候万福
熹昨以事一至城中还家諸况如昨盖无足言者懷玉之
約遲以明年无所不可但兒子說車馬自會稽遂如天台

鷹蕩不啻亦可晉此勝槩以俟来春相与俱行否若尔則
不必登懷玉只自此徑走婺女相就而行也兒子歸来不
惟課業勝前至於情性作為亦比往時小異信乎親炙薰
陶之効幸家感德不可名言但惜乎其氣質本凡又无意
於大受不足以希升堂之列耳还日又蒙借人津送尤以
惧荷但歸未袞々俗务汨没不得如臨行所戒次第場屋
得失初非所期亦復任之耳損減收斂之喻真实切當謹
銘座右不敢忘也汪文進德不倦後季幸甚但其所辨石
林燕語頗畱意於儀章器數之間此曾子所謂則有司存
者豈其餘力之及此耶專意於此則亦非區々所敢知者
矣長沙頗得書地遠难得相見此公踈快書中不敢及言

心之所愛亦微詞以見晦叔歸因託寄懷想其亦樂聞之
仁事有日生者須推類以通之則告者不費而聞者有深
益耳中庸章句一本上納此是慈本幸勿示人更有詳說一書字多
未暇餘俟後便寄去有未安者一一條示為幸大孝章句
并註亦有詳說後便寄也此謂知之至也一句為五章闕
文之餘簡無疑更告詳之系於經文之下却无說也淵源
外書皆如所喻但亦須目下不生尋訪乃有成書之日耳
別紙所論更俟參訂奉報叔度此人已番數日不欲久稽
之且附此書遣還也未即承教馳想亡窮惟千萬為道自
愛也

答呂伯恭

昨日叔度人還之後一向不得奉問豈勝向仰比日冬溫
伏惟味道有相尊候万福真杜門如昔无足言者昨附去
中庸大孝等書如何未相見間便中得條示所未安者幸
幸近稍得暇整頓得通監數卷頗可觀欲寄未有別本俟
来春持去求是正也聞老兄亦為此功夫不知規摹次第
如何此間頗苦難得人商量正唯條例体式亦自難得合
宜也如温公舊例年号皆以後改者為正此殊未安而漢
建安二十五年之初漢尚未亡今便作魏黃初元年奪漢
太速焉魏太遽大非春秋存陳之意恐不可以為法此類
尚一一條不知前賢之意果如何尔所欲言者甚衆此便
又遽不及究一一春初即治温台之行承教且不遠矣向

寒伏冀為道自愛不宣十月十四日喜頓首再拜上狀
喜僭易再拜上問眷集伏惟均慶子約賢友不及拜書見
輩附拜問禮大兒本即遣去馬下又一動亦費力未春當
自携行但恐又難去叔度處不知當置何許也前書所扣
一二事因便告早及之欲為之備貧家辦事為難須及早
料理也此書附建陽范澤民解元渠去赴省云欲便道請
見其人老成孝友誠懇朋輩間所難得然苦貧此行甚費
力或有可接手處得與垂念幸甚幸甚此委不外喜僭易
拜問

韓丈政成想多暇日相見便遽不敢草草為書語次告
略及之幸甚幸甚喜拜懇

答呂伯恭

近以書附建陽范澤民秀才計已次第聞達人至伏奉手
誨竊審比日冬寒尊候万福感慰之劇功衰之戚不易為
懷疴疾想一向平復久矣杜門進客所造想日深所謂疑
聚收斂是大題目此不易之論乃功夫根本至謂察助長
之失乃其間節宣之宜耳此語却恐未及蓋平論之則有
事勿正勿忘勿助自是四事不應偏察其一若偏論之則
助者已是用意太過之病若又以察隨之竊恐轉見紛擾
此須更審之恐或立辭之病耳中庸解固不能无謬誤更
望細加考訂未春面叩以及鄙懷也叔度云欲傳錄此非
所愛者况在同志何所不可但恐未成之書若緣此流布

不能不誤人耳已書懇其且俟相見商權之後度可傳則傳之亦未為晚也聘禮謹如所戒未春到彼便可先畢此禮但叔度書云其令女方年十二歲此則尚始者所聞不同此况長大鄙意欲早為授室如溫公之儀則未歲已可為昏此并候到彼面議未日欲為次子納婦入夜百冗草草脩報目昏不成字承教不遠預以自幸未間更冀以時珍重

答呂伯恭

自冬未五被誨示出入多故復苦少便都不得奉報豈勝愧仰昨聞幼弟之喪復遭功衰之慘伏惟悲痛何以堪處而營治喪事亦不能不勞神觀區區尤駟馳情比日歲窮

伏惟尊候万福熹碌之粗安无足言但叔京自冬初尚邵武朋友三兩人未寒泉相勉旬日既歸即病十一月末間手書未告訣得之驚駭即走省至則已不起數日矣朋友間如此公者不易得極可傷痛然其病中極了了語不及私所以教子弟者語皆可記所尚熹書并令致意諸朋友今錄去一通度其意於當世之慮不无均望於伯恭當亦為愴然也然不必以示它人為幸熹開正當復往為料理葬比未甚意衰憊不堪奔走然不得不為一行也况子蒙收教極感矜念更望痛加鞭策千万幸甚昨所獻疑本末倒置之病明者已先悟其失不知近未所以開導之際其先後次第復如何因未見告為幸機仲擴之未皆未相見擴

之過此日真往邵武未歸但留書云老兄有所見教一二
事甚恨未得聞也其間略說遺書不須刪定而末書似不
相照不知果如何然渠開正須復來此當細扣之便中亦
望批喻也渠託於縣宰之館誠似未便聞老兄亦嘗謄告
之并俟其末細而商權令去請教也修定書說甚善得并
程書詩外傳等節次見寄甚幸前書託求本政書續添圖
子論事錄等均善留意近桂林寄本政書後更有一二種文
字已屬其別寄老兄或可并補足成一家之書也欽夫
書未及其為政之意甚美令作脩舜厝碑文題目不小勉
疆成之不及求教為恨今亦未暇錄呈它時當見之耳聞
更欲脩堯厝此其勢必當屬筆於老兄也真近讀易竟有

味又欲脩呂氏鄉約鄉儀乃約冠昏喪祭之儀削去書過
行罰之類為貧富可通行者言多出入不能就又恨地遠
无由質正然旦夕草定亦當寄呈俟可否然後敢行也所
惧自脩不力无以率人然果能行之彼此交警亦不為无
助耳季通昨欲出浙竟不能行今復欲謀之亦未定旦夕
相見當致盛意應仲書亦未有報也今日歲除鄉人有告
行者草草附此未究所懷願言為道自重以對大耋之亨
區區至望不宣真頓首再拜

答呂伯恭

昨承枉過得兩月之款警誨之深感發多矣別去忽忽兩
月向仰不少忘便中奉告承已梳駕欣慰之劇信後秋氣

已清伏惟尊候万福喜还家数日始登庐山之頂清曠非
復人境但過清难久居耳至彼与季通方議舟立之行忽
得美教為之惘然却悔前日不日挽留或更自鷺湖追逐
入懷玉深山坐数日也損約收歛此正區區所當後事日
前外事有不得已而應者自承警誨什損四五矣自此向
裏漸漸整洽庶幾寡過但恐密切处不似外事易謝絕也
綱目草彙略具俟寫校淨本畢即且休歇数月向後但入
作功程即亦不至劳心也向未之病非書累人乃貪躁內
發而然今當就此与作節度庶幾小廖耳汪文之字已寫
寄之矣韓文近得書問清議二字所出何書殊不肖記但
憶刘元城語耳因書告見教唐裝之說此亦多知其誤案
官制此欲救其小而不知其於大者之過也專人奉問
未究所懷惟千萬為道自重不宣真頓首再拜上狀
別紙誨示開發良多太伯夷齊事鄙見偶亦如此也復有
少反復更望垂誨

荅呂伯恭

已作書又得府中寄來七月九日所惠書為慰尤深但所
謂前兩惠書者其一未到不知附何人可究問也数日来
蟬声益清每聽之未嘗不懷高風也真又覆

昨專人反附府中一書想比日秋涼伏惟尊候万福近思

錄近令抄作冊子亦自可觀但向時嫌其太高去却数段
如太極及明道論性之類者今看得似不可無如以顏子論為首章却

非專論道体自合入第二卷一作第一卷又事親居家事直在第九卷亦似太緩今欲別作一卷令在出處之前乃得其序卷中添却數段章卷附呈不知於尊意如何第五倫事閻範中亦不載不記曾講及不不知去取之意如何因來告喻及也此書若欲行之須更得老兄數字繫於目錄之後致丁寧之意為佳千萬勿吝也遺書即本已寫出愚意所刪去者亦須用草紙抄出逐段略注刪去之意方見不草草處若只暗地刪却久遠却惑人也記論語者只為不曾如此留家語至今作病痛也往時商量欲以程子格言為名不如只作微言如何雖有時氏所編已用此名然將來自作序說破不妨也更裁之又欲煩就注文處借呂和

叔集檢看有西銘辨否有望錄示也此三事切望留念又向時所許錄寄文字反前書所請或去人已遺歸所寄未及望續附來為幸更說有何人語孟說亦望見寄也叔度叔昌二兄未及拜狀因見煩致區區不宣熹頓首再拜
八月十四日
所云府中一書無之誤記也

答呂伯恭

便中承書良慰瞻仰比日冬溫異常伏惟尊候萬福熹窮陋如昨諸公許不彊致其計甚便所喻尊復深見仁者愛出之心然初舜甫上便有前却此似有制之者非人力所能計較也近得建業轉致定叟報甚詳此亦不可便謂無

妄之疾要是自處有不至耳得韓文書甚以老兄為念然諸公不先其難者以開進賢之路而區區用力於未流適足以信其謔口於事竟何補耶近事一二似亦可喜然勿或勿疑古人之深戒適足以寒心耳竊承讀詩終篇想多所發明恨未得從容以請喜所集解當時亦甚詳備後以意定所餘才此耳然為舊說牽制不滿意處極多此欲修正又苦別無稽援此事終累人也不審所欲見教者何事亟欲聞之恐不能悉論姑得大者數條見示亦足以有警也論語說得暇亦望早為裁訂示及會稽之行計亦不多日也近看周儀二禮頗有意思但心力短過眼即復惘然又似枉費工夫耳相人偶更有一二處但皆注中語不應

禮記注中又自引此注文不知別有成文或當時人語如此耶近思刻板甚善曲折已報叔度矣垂諭昏議此極不忘但熹未敢輕易已具以來誨諭諸往來者有可問處別馳報也擴之不曾相見擇之欲來亦未見到不知何故季通有母之喪貧迫甚可念也董氏詩建陽有版本旦夕託人尋訪納去其間考証極博但不見所出使人未敢安耳近讀大學疑人之其所愛親而辟焉只合讀為僻字則與上章同體而於下文甚順幸試思之見報如何桂林近得書區處一路財計甚有條理但云州兵閱習已成次第不知如何也亦甚覺向來講論過高之弊矣近復一到武夷畱近旬月窮探遍歷乃知昔之未始持也摩挲舊題俯仰

陳迹而叔京遂為古人重以傷歎耳鑿子久累誨督感刻已深又承許其稍進尤切銘篆苦淡之習欲其自知進步恐無此日更得明示好惡而痛加搏節則為幸又不可言矣相望千里未有承教之日臨風不勝黯黯願言為道自重副此禱懇

答呂伯恭

廟碑恐未刻間尚可改錄呈一本幸指喻或因書徑報桂林令緩刻也叔京家屬為埋名方草定如此亦以求教此全未成尤望斤削然亦不必示人也元善遭祖母之喪遽投解官文字而歸州郡以法不許目今進退無據前日來問欲請祠或尋醫勸其不若尋醫蓋渠以自幼鞠於祖母四出為幸

答呂伯恭

正初以書附使人想已達自此過小溪旬日遂來富沙見韓文略聞近況為慰比日春雨應候伏惟尊候萬福注又遽至於此想同此傷嘆此始聞之猶未敢信到城中始知果然此公實為今日善類之宗主一旦隕沒何痛如之即欲奔往哭之又不敢輒至近甸然旦夕歸婺源或當便道一過其家情義所在有不得而避者然亦不敢見人幸勿語人也因擴之行附此草草不暇它及鑿獲依師席甚幸

凡百望痛加鞭勒餘惟以道自重為禱不宣正月晦日熹頓首再拜上狀

眷集均慶子約不及別狀

荅呂伯恭

近因韓文得附狀計不至淳熹人至奉告欣審即日春和尊候萬福承喻以期會之所甚幸但區區此行迫不得已須一至衢正以不欲多歷郡縣故取道浦城以往只擬夜入城寺遲明即出却自常山開化過婺源猶恐為人所知招致悔咎今承誨諭欲為野次之款此固所深願但須得一深僻去處跼伏兩三日乃佳自金華不入衢徑趣常山道聞尤妙石岩寺不知在何處若在衢婺間官道之旁即

未為穩便蓋去歲鷺湖之集在今思之已非善地矣更熟籌度之又熹行期亦尚未定大約在後月半間經過宿留度月盡可到衢耳未敢預約候在浦城專遣一介馳報回日即告喻以定處為幸亟遣此人草草修報它惟為道自重不宣熹頓首再拜上狀前書所懇為韓文言者告留念前日自言之已力似已蒙領畧然恐或忘之脫致紛紜不得不深防耳千萬

荅呂伯恭

近因韓文遣人拜狀計先此達矣比日春和伏惟尊候萬福行期想只數日間自此屈指以望車音幸疾其驅慰此傾跂也叔度兄昨小違和已安否不知諸朋友孰能同

來因便信過門草草附問餘惟面言

荅呂伯恭

便中兩辱誨示感慰之深即日天寒伏惟尊候萬福嘉正
初復至邵武還走富沙上崇安四旬而後歸將為婺源之
行未及而韓丈召還道出邑中寄声晋叔必欲相見不免
又出山一冰疲曳不可支矣極欲一到三衢哭汪丈之喪
而未敢前未知所以為决旦夕上道却徐思其宜耳叔昌
寄示所作奠文曲盡其為人之梗槩讀之令人隕涕也何
兄誌文語病誠如所喻前此固已疑而改之矣它所更定
尚多怱怱未暇錄呈草本告收毀之也子澄已對未所欲
言者想已子細商較大抵今日發口欲其及已而不失時

義之中此為難耳尊嫂葬事想已畢自此无事以次整理
諸書以惠後幸甚善然亦願早下手也素所欲整理文字
頗多而日力不足今又方有遠役念之未始一日去心
也讀易之法竊疑卦爻之詞本為卜筮者斷吉凶而因
以訓戒至彖象文言之作始因其吉凶訓戒之意而推說
其義理以明之後人但見孔子所說義理而不復推本文
王周公之本意因鄙卜筮為不足言而其所以言易者遂
遠於日用之實類皆牽合委曲偏主一事而言无復包含
該貫曲暢旁通之妙若但如此則聖人當時自可別作一
書明言義理以詔後世何用假託卦象為此艱深隱晦之
辭乎故今欲凡讀一卦一文便如占筮所得虛心以求其

詞義之所指以為吉凶可不可之決然後考其象之所已然者求其理之所以然者然後推之於事使上自王公下至民庶所以脩身治國皆有可用私竊以為如此求之似得三聖之遺意然方讀得上經其間方多有未曉處不敢彊通也其可通曉極有本甚平易淺近而今傳註誤為高深微妙之說者如利用祭祀利用享祀只是卜祭則吉田獲子只是卜朝覲則吉利用建侯只是卜立君則吉利用為依遷國只是卜遷國則吉利用侵伐只是卜侵伐則吉之類但推之於事或耳凡此之類不一亦欲私識其說為朋友訂之而未能就也不審尊意以為如何因來幸以一言可否之禮書亦苦多事未能就緒書成當不俟脫藁首以寄呈求是正也示喻令孝者庶看經史甚善甚善此間來幸者

少亦欲放此接之但少通敏之姿只看得一經或論孟已無餘力矣所抄切已處便中得數段見寄幸甚然恐亦當令多就經中留意為佳蓋史書開熱經書冷淡後生心志未定少有不偏向外出者此亦當預防也如何季通行計又未能辨近復有同母兄之喪旦夕或同遇發源然後入淵擴之已去今想到彼父矣到邑中擾擾臨行作此書不盡懷子約兄不及別狀意蓋不殊此塾蒙收教幸家知感恐其懶惰未能頓革更望痛加鞭策千萬幸其餘惟為道自重

答呂伯恭

昨承遠訪幸數日欵誨論開豁良多別忽五六日雖在道

途不忘向仰尔晴漸熱伏惟尊候萬福熹十二日早達發
源來到一番人事冗擾所不能免更一兩日遍走山間墳
墓歸亦不能久留也道間與季通講論因悟向來涵養功
夫全少而講說又多彊探必取尋流逐末之弊推類以求
衆病非一而其源皆在此恍然自失似有頓進之功若保
此不懈庶有望於將來然非如近日諸賢所謂頓悟之機
也向來所聞誨諭諸說之未契者今日細思脗合無疑大
抵前日之病皆是氣質躁妄之偏不曾涵養克治任意直
前之弊耳自今改之異時相見幸老兄驗其進否而警策
之也近思錄道中讀之尚多脫悟已改正送叔度處橫渠
諸說告早補定即刊為佳此本既往無以應朋友之求假

但日望印本之出耳千萬早留意幸其精義可補處亦望
補足見寄只無所補段字精義或以屬景望刊行如何熹
書中已言之矣昨所問趙公時曾有虜使到闕事想已得
之此人回幸批示前日過拜石門墓下甚使人悽愴也因
便拜狀草草正遠惟為道自重為禱

答呂伯恭

奉八月六日手教開豁良深信來踰月秋霖為冷不審尊
候復何如伏惟德業章相起處多福熹前月至昭武見端
明黃文旬日而歸幸粗遣日無足言者黃文端莊渾厚老
而不衰議論不為詭激而指意懇切亦自難及見之使人
不覺心服益自愧其淺之為丈夫也伏承誨諭辭受之說

甚詳蓋一出於忠誠義理之心非世俗欣厭利害之私所能及三復玩味使人心平氣和恨其聞之晚也然中間亦嘗妄意出此及被不許之命則臨事又覺有忸怩處遂復以狀懇辭而其婉其說但昨以書謝韓文及此并懇廟堂則已頗盡其詞蓋來教所謂不當廢者悉已陳之矣諸公悉其狂妄必相垂念萬一不然則熹亦不為有隱於今日冒昧一行蓋非所惜但恐所處亦不能如來教之所謂者則反有所激以為身世之害未可知耳昨日得伯崇書道其所聞於周子正者則行止又似別有所制非復諸公所能斟酌矣然月未再狀已行度旬月間必有決語亦恭以俟命而已復何說哉儒釋之辨誠如所喻蓋正所當極論

明辨處若小有依違便是陰有黨助之意使人不能不致疑而不知者遂以迷於向背非小病也自今切望留意於此豈可退託以廢任道之實幸其衰熄而忽防微之戒哉近思數段已補入遂篇之末今以上呈恐有未安却望見教所欲移入第六卷者可否亦望早垂喻也喪禮兩條承疏示幸甚或更有所考按因便更望批報也偶有使人夜作此附之未及究所欲言臨風惘惘子約兄未及別狀近讀何書所進何如有可見語者願聞之叔度向欲刻近思板昨汝昭書來云復中輟何也此人行速亦未及作書此事試煩商訂恐亦有益而無損也未承教中正惟以道自重為禱

文公先生朱子大全卷之三十三



